

我的故居在開平市的長沙。印象中故居不大，卻有一個大平台。其實，對故居的印象已十分模糊，離開幼兒園後便再沒有回去。關於那裏人和事的記憶，都是長大後從親戚口中給再次喚起的。

本來沒有打算重回舊地，但世事又怎是我可掌握的。

從我家乘車到故居只須大約十五分鐘，途中必經一條橋——慕沙橋。我小時候跟大家一樣，都會問我從哪裏來。媽媽說是在慕沙橋底的一葉小舟上拾回來的。奇怪的是，大家的答案都不約而同。小時候我每次經過那裏，都會偷看橋底有沒有我的親生媽媽。

故居樓下是新華書店。爺爺、爸爸和姑姑以前都是書店的職工，這所故居便是政府的分配樓。

其實我對上樓有一種恐懼感。有次我到樓下偷沙回家玩「煮飯仔」。走到二樓，看見房子裏的婆婆躺在廳中間，掛起白簾，奏著我稱為「死人歌」的音樂。這是我的頭一回見識「死別」。之後我要奶奶或爺爺抱著才敢到樓下，經過二樓的時候總覺得那婆婆還在房子裏。如今人大了，恐懼卻沒有半點消失。相信今時今日沒人能夠抱著我上三樓了。我目不斜視跑過二樓，只是勇往向前。

打開舊式鐵閘和藍色的三夾板木門，一股霉味便撲鼻而來。在陽光的照射下，塵埃亂舞。我下意識地用手掩著鼻，環顧四周。故居並不大，在這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裏只有兩間房，很難想像當初如何擠得下爸媽、奶奶、爺爺、姑姑、表姐和我。

廚房是舊式的，有生火的灶，兩個大窿熏得烏黑，旁邊還尊放著灶君大人，對面掛著一個正方竹柜。這種竹柜我在農村的祖屋也曾見過，奶奶說是舊時的「冰箱」。「冰箱」下面是一列鋪著白色瓷片的柜，裏面除了一些拜神用的紅色碗筷便空無一物。廚房與洗手間相連，我認為這是極不合理的設計，香味與臭味都纏繞在這小小的空間。小時候我討厭洗頭，卻留著及腰的長髮，每隔數天便在這廁所內因洗頭而大吵大鬧。

廚房右面有兩間房。小的是爺爺奶奶的，較大的是爸媽跟我的。爺爺跟奶奶分床而寐，自己睡一張雙人大床，奶奶的床鋪就在旁邊，只是一張極簡陋的木板床。小時候我喜歡跟爺爺睡，因為爺爺的被褥軟軟的，還有一股香皂味。在橙黃色的燈光下，他愛表演奇技逗我開心。他把手放在肢窩下再上下移動手臂，便會發出「磅磅磅」的聲響。表演完畢，爺孫二人便開懷大

樂，奶奶只會在旁邊嘮叨說爺爺教壞兒孫。爸媽的房間只剩下一張大木床，跟床上鋪滿塵埃的玩具。這裏是爸爸自立門戶後我的玩具房，床上的玩具便是我扮公主和醫生的道具。

大廳內放了一張破了洞的綠色光皮沙發，沙發旁有一小桌，放上一部紅色的攪動式電話。這部電話不知幫我傳達了多少「秘密行動」。搬家後，我極度想念在這故居的生活，經常趁媽媽洗澡時打電話來，叫爺爺去接我過來。一切都是偷偷地進行，媽媽不喜歡爺爺帶我，說是太縱了。每次回來，奶奶就會鋪張大蓆在廳中，用手撕開一件件叉燒伴飯，再送進我的嘴。飯後便取出我最喜歡的幼沙，讓我到平台玩「煮飯仔」。

整個家只有平台較廣闊。今天這裏看來冷冷清清毫無生氣，只有幾盆枯木和一個破地拖。記憶如潮。隔著鳥籠摸鳥，曬雀粟、摘花、種蒜頭、曬菜乾等，全是與爺爺奶奶生活的點滴。小時候喜歡玩地炮，爺爺把地炮鋪滿平台，讓我開著單車輾過，地炮發出巨響，但更響的是爺孫二人的笑聲。

這座久遠得要叫人遺忘的故居，藏著兩老與我生活的珍貴時刻。回憶靜悄悄躲在這裏的每一角落，你以為忘記了，它卻使你重拾往昔的歡樂。這些歡樂是年邁的爺爺奶奶帶給我的，長大了的我又能為他們帶來什麼呢？

教師回饋：記憶如夢，從蕭然零落的舊居，掀起一段段封塵的往事。房子滿載回憶，令人想起亦舒《假如牆會說話》那座見盡人間變遷的古老大屋。文章娓娓述說童年生活，從容閒逸，趣味盎然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不可磨滅的記憶有所憑附，可以卸下長留在心的一份牽掛嗎？